

# “九家保”唱响乡村振兴歌

□ 蓝天方明

仲秋时节,稻谷飘香,青山绿水,不经意间,我们置身革命老区松罗乡“九家保”村绿野青山中。南溪梧桐,仙女飘纱,点缀竹林松海,一经步入,就醉迷其中,在数以万计的毛竹丛中,静听花开,与花共语,痴迷忘返,看到老区人民天翻地覆的环境变化,实在是一件令人喜悦之事。

风光秀美的南溪村,隐藏在闽东太姥山脉的层峦叠嶂中,位于福安市松罗乡东北部,东临霞浦县柏洋乡,西与松罗乡山界村接壤,南连后溪村,北靠金山村。我们怀着崇敬心情前往松罗乡,缓缓驶向闽东这块红土地——南溪村,远远眺望,一尊巍巍耸立的“九家保纪念碑”便映入眼帘,青松挺立,翠柏环抱,茶园遍绿,小溪汩汩。

南溪村虽然是个小行政村,才206户,822人,却下辖南溪、杨厝里、谌厝里、王坑、王坑濑、马头下、花竹岗7个自然村,和睦生活着刘、谌、廖、叶、谢等10多族人氏。

据南溪村刘姓宗祠族谱记载:始祖荣三公、荣九公,于康熙20年,从松罗乡金山村迁徙“蓝溪”即今南溪,迄今344年繁衍18世子孙。

南溪村亦被誉为“九家保”村,上世纪三十年代,这方热土演绎了著名的“九家保事件”,老区人民为闽东革命抛头颅、洒热血,而成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。站立纪念碑前,不禁肃然起敬,心潮澎湃!伫立施腋禄烈士故居前,顿时,闽东“刘胡兰”和“九家保”义薄云天的革命故事历历在目:

1933年10月2日,福安中心县委一个重要会议在施腋禄家召开。傍晚时分,叶飞、马立峰、詹如柏、施霖、郭秀山等7位闽东革命主要领导人,先后来到南溪村,不料遭遇正在村里巡查的反动大刀会匪徒,全部被捕押往王家濑村。



游客在泛舟赏景

年仅20岁的施腋禄眼睁睁地看着革命同志被押走,心如火焚刀割,连夜赶到5公里外的牛落洋村,向党组织汇报急情。党组织授意施腋禄在匪徒还没摸清底细,革命领导同志身份尚未暴露之前,设法营救。

次日,施腋禄自告奋勇和乡亲刘新贵,前往王家濑与匪首谢玉针巧妙周旋,攀远亲套近乎,但匪徒却非要9家连坐担保、500大洋做抵押,才能换取7个人。施腋禄一心只想尽早营救出革命同志,咬咬牙根,二话不说,就点头应承了。

施腋禄深感肩上责任重,不要说筹措500大洋,在这穷山村谈何容易!何况又要9家担保,还得再找7家人同意,此乃关系身家性命的风险事,谁愿意担保呢?回家路上一直思忖物色担保户的对象。

没想到,他们回村将这大难事,向拥护革命的乡亲们一说,立即得到大家的帮助支持。乡亲们立即东挪西借筹大洋,当天施霖母亲就将自家的地卖掉,换得120块大洋。同时,又有刘新贵、刘学清、谢嫩妹、刘老仁、刘奶连、刘长树、谌荣泰、刘学仁等8家人主动要求出面当保家,在担保书上摁下手印,不消大半天,乡亲们火急火燎地凑足500大洋。

施腋禄赶紧用红布包上银元,怀揣9家人摁上鲜红手印的担保单,又和刘新贵赶往王家濑村,交给匪首谢玉针。谢玉针狐疑一阵,查问了担保单上9家人的姓名后,方同意松绑放人。施腋禄看到叶飞等7位领导人安全释放,全身才松懈下来,长长地吁了口气……

谁知,事后没过几天,反动派察觉出7位领导人的真实身份,恼羞成怒,南溪村遭到最凶狠的报复,一群匪徒扑进村疯狂抓捕担保户——9家23人。施腋禄遭严刑酷打,要她供出革命者的去向,她坚贞不屈,始终不松口。反动派见她死

不低头,就将她四肢分解,残忍地杀害了。当时她身怀六甲,一尸两命!另外22位乡亲,也同时被敌人残忍杀害,一时间血流成河。即使这样,反动派仍不甘心,一把火烧毁9家房屋。

一位刘姓乡贤告诉我们:翻阅南溪村刘氏族谱,“九家保”事件发生后,1933至1938年,原有刘氏人口约1000人锐减一半,村里的青壮男子,要么参加革命,要么逃到山上、外地,妇女纷纷改嫁,他的三位叔公参加革命,再也没回来。

南溪人,为了保护我党领导人,支持革命事业,付出了惨重代价!“九家保”的故事,从此也广泛流传开来。党和政府没有忘记施腋禄和22位乡亲,为革命事业所做的伟大贡献,上世纪50年代,全部被追认为革命烈士,施腋禄的英雄事迹被载入史册。南溪村,9家革命烈士的鲜血,染红了鲜艳的党旗!

今天,我们拜谒“九家保纪念碑”,参观“九家保纪念馆”、纪念亭,抚今忆昔,缅怀革命烈士的丰功伟绩!就是要将苏区精神代代传承。“2018年1月,‘九家保’纪念馆正式对外开放后,每年接待社会各界人士3000余人次、近100个单位。”村党支部书记刘伏振介绍说,“而今,我们接过前辈的班,挑起未竟的事业,牢记使命,砥砺前行,投身脱贫致富攻坚战、美丽乡村建设。作为省级乡村振兴示范村,去年农民人均收入14528元,村集体收入16.5万元。”

漫步村前溪道,但见南溪村山美人美水也美,溪水涓涓细流,河中鱼欢鸭戏水。

清新的河道两旁,茶园碧绿,树木葱茏,葡萄茁壮,桃叶莎莎,好一幅世外桃源的景象。投资数千万元的福安市九家保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,三座厂房矗立在九家保纪念馆旁,机声隆隆,一桶桶天然山泉水,源源不断生产灌装。

南溪村的山在变绿,水在变清,人在变美,事业在发展,旧貌换新颜。南溪人不忘初心,正沿着先辈的足迹,同心同德建设美丽家乡,调整农业产业结构,科技带动现代农业,实行“合作社+基地+农户”和“公司+基地+农户”经营模式,种植大棚巨峰葡萄100亩,反季节蔬菜100亩、茶叶500亩、毛竹林下养殖100亩,着力打造红色旅游文化,发展乡村旅游之路,完成公路拓建、民居整治、环境美化、改水改厕、路灯架设、护栏安装、卫生院、停车场、旅游公厕等基础设施,取得了良好成效。2019年2月,南溪村荣获福安市委、市政府“一类最美村庄”称号;2020年1月,摘膺荣获全国旅游扶贫村称号;2021年,荣获福建省卫生村称号。

此刻,站在南溪村委楼前,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,南溪村人正以龙头企业带动乡村产业兴旺、以红色文化助推乡村旅游发展,加快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,用好红色资源、发扬红色传统、传承红色基因,让庄严的党旗永放光芒!我们愿“九家保”精神延绵流长!屹立在红色土地上,展翅飞翔!在乡村振兴路上,成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,闻名八闽的生态红色旅游美丽乡村。

## 棠溪记

□ 甘建辉

推开一扇虚掩的门,一位老人正在院子里晒太阳,他热情地招呼我进去坐坐,给我讲述着村子的往事。这里的古民居,占地面积比较大,布局规整,体现了大户人家的居住风范和家族气势。屋内,木雕、石雕、砖雕精美绝伦,花鸟鱼虫、人物故事栩栩如生,展示着先辈们精湛的技艺和丰富的文化内涵。

村中有古井,是村民们生活的源泉。井口用石头砌成,井沿被绳索磨出了一道道深深的凹槽,见证了无数个挑水的清晨和黄昏。我俯身望去,井水清澈见底,倒映着井口上方的天空和周围的绿树。若是触摸井水,清凉的感觉瞬间传遍全身。

沿着武陵溪上溯,一座古朴的廊桥横跨两岸,这便是登烛桥。桥中间隆起,共有19间桥屋,像一条蛰伏的蜈蚣,静静地卧守在溪面上。桥旁立有石碑,碑上的诗句“折柳送君君别去,攀花赠我我辞行。虹影横斜天上下,箫声嘹亮日东西”,诉说着当年旅人送别的情景。这座桥建于清朝宣统年间,是坦洋茶商为感激棠溪茶师的贡献而捐资兴建的。当年,棠溪茶师辈出,声名远扬,“坦洋工夫”兴盛之时,十里八乡的茶商都会来到这里聘请制茶师傅。如今,廊桥依然是村里人生产生活的歇脚地,也是游客们驻足欣赏风景的好去处。站在桥上,眺望远方,蓝天白云下,群山环抱,层层茶园绿意盎然;山脚下,劳作的人群,正在躬耕田亩;桥下,溪水潺潺流淌,偶尔有几只鸭子在水中嬉戏,泛起层层涟漪。

除了这些古老的建筑和遗迹,棠溪村的自然风光也令人陶醉。春天,村子周边的李花竞相绽放,漫山遍野一片洁白,仿佛是一场盛大的花事。游客们纷至沓来,穿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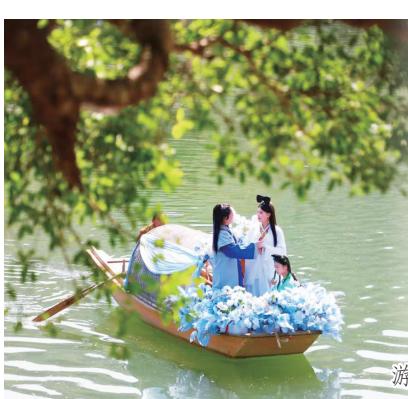
在花海中,拍照留念,享受着这美好的春光。秋天,油茶成熟了,漫山遍野的油茶树挂满了沉甸甸的果实,村民们忙着采摘、晾晒、榨油,古油坊里又响起了“梆梆”的榨油声。传统手工榨油,从选料到做工都十分讲究,包括选茶籽、晒茶籽、磨坯、蒸坯、包坨、压榨、沉淀七道工序。榨油时,师傅抡起40斤重的木槌,重重地往槽上的楔子撞击,重槌落下,声响地颤,清香明亮的茶油便缓缓流进铁油桶里。这种古老的榨油技艺,不仅保留了茶油的营养成分和浓郁香味,也承载着村民们的乡愁和记忆。如今,古油坊已被开发成旅游观光点,吸引着众多游客前来体验古老技艺的魅力,感受浓浓的乡村气息。

在历史的长河中,棠溪村还涌现出了许多杰出人物。20世纪30年代,八闽开国将军、京剧《沙家浜》中指导员的原型黄烽将军曾在此任教,传播知识和革命思想;1935年,中共闽东特委副书记、福安县委书记阮伯淇从这里走出,他多次在祠堂召开秘密会议,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,为福安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。这些英雄人物的事迹,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棠溪儿女,为了家乡的繁荣和发展而努力奋斗。

近年来,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,棠溪村充分挖掘自身的自然和文化资源,大力发展乡村生态旅游。如今,棠溪村已经成为市民周末休闲游玩的网红村,每到节假日,村里便热闹非凡,游客们在这里欣赏自然风光、感受历史文化、品尝农家美食,度过一段愉快的时光。

在这古村的土地上,时间仿佛放慢了脚步。每一块石头、每一棵古树、每一座建筑,都承载着历史的记忆,诉说着岁月的故事。这里的人们,依旧保持着那份纯朴与善良,传承着古老的文化与传统。他们在这片山水之间,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,过着简单而幸福的生活。

离开棠溪村时,夕阳的余晖洒在我身上,暖融融的。回首望去,整个村庄笼罩在一片金色的光芒之中,如梦如幻。那蜿蜒的溪流、古老的廊桥、参天的古树、错落的民居,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田园画卷,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中。



游客在泛舟赏景

在闽东的山水里,潭头镇棠溪村,宛如一颗隐匿的珍珠,散发着古朴而迷人的光泽。我怀揣着对古村的向往,踏上这片土地,试图揭开它神秘的面纱,探寻那些藏在岁月深处的故事。

车至村外,远远便望见武陵溪如一条碧绿的绸带,蜿蜒穿过村庄。溪边,九棵古榕树像饱经沧桑的老者,静静守望。它们的树龄已达600多年,粗壮的枝干肆意伸展,繁茂的枝叶交织在一起,形成一片浓荫,庇护着这片土地。走近细看,斑驳的树皮上刻满了岁月的痕迹,那是风雨的洗礼,也是时光的馈赠。树下,几位老人悠闲地坐着,或聊天,或闭目养神,享受着这宁静的午后时光。

沿着溪边的小路走进村子,脚下是用鹅卵石铺就的古街,圆润的石子在岁月的打磨下,闪烁着温润的光。街边,古旧的房屋错落有致,黑色的瓦、木质的门窗,无不诉说着往昔的故事。有些房屋的墙壁已经斑驳,露出里面的黄土,那一道道沟壑,仿佛是历史的皱纹。古街两旁,曾经的商铺虽已大多歇业,但从那斑驳的铺板和陈旧的招牌上,仍能想象出当年这里商贾云集、热闹非凡的景象。在明清时期,这里曾有80多家商铺,茶坊、客栈、杂货店一应俱全,是茶叶加工和交易的重要集散地。